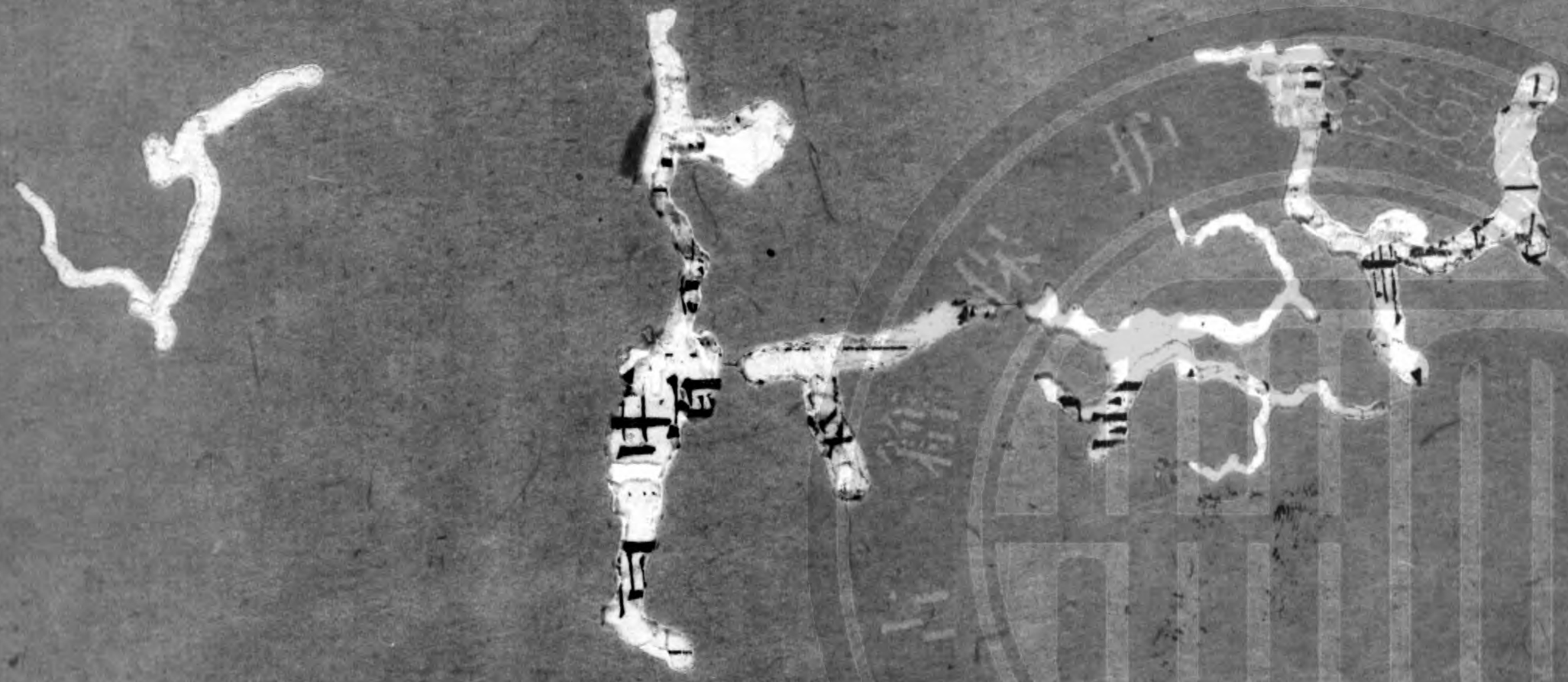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實到精舍聽高論也朋友曰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

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爲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菲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脩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于時功及乎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已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而以言之而且不言況莫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修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

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
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
乖本末之叙而施慁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
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
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
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
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
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
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
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
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
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
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
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
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于他日而吾二
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
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
之爲美故嘗偕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
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

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攄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盖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間有及於其身劘切過闕輙赬爾變色以爲發己之短或陽受而陰踈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踈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盖資性才器之不齊

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已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揆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幷熟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童伯禮

足下詹不溺於流俗耽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既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爲制戒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于左右以佐末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爲閭里光榮況足下有意乎振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爲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

以歲事之不易柩猶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
打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冒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
以吉服請見則塋尚未畢釋衰凌禮諒亦非足下所
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者此也抑
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
甚陋言甚訥使曾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況
真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
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剏彌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
言料無明其旨者復斷古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
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
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而能行之者尤難也足下
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鄭
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其卿者勇於適義
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
所爲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
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
王公之貴尚無足稱皆擯而不録而鄭氏以布衣參
名其籍于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吾而知輕
重之分故耳其所爲法足下既已得之矣能師其勇
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

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爲可焉一以爲否焉則雖僕
亦何能爲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爲善者誠不達耳吾
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于時未涉數十年人已
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真賈豎之智烏足道哉足下
獨能知其非是爲子孫垂久遠之業自玆以往苟能
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爲足下之里人
亦預有耀矣當可爲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
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尚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與趙伯欽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
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
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
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
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
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
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
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
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
足聲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
僕嘗恥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

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
間風俗汚壞上墮下垂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
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
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牿於舊聞不復知有
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
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
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
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
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
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
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
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求能
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
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
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
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
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
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
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
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

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
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
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
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
微矣非明智虖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
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惠忽
見而尊聞已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
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謂
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
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

毀譽而變尚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
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
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
感足下勤厚即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
自足下別去屢辱枉問懷欲裁荅而居處僻左不與
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
與天下英俊相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
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
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
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當發

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已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爲可教坐是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人道德事功之盛慙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懲創不敢有所作奏辭游辯徵有與舊時類者呿毀棄之默坐一室温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蓋欲自致於寡過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揩若此而未知其能至乎否也足下以卓越奇敎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然所宜慎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爲士者以文辭爲極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爲治者以法律爲極功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内固有志者之所樂聞也林左民爲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彦殊

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以已能者爲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采書頗有一二語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甚茲偶得雨又得陳元采至獲足下所惠書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爲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日瀕于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望者非足下輩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篤義如此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怠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

答王氏交辭

使至伏辱賜書且有以惠之執事之意則厚矣而僕則甚不安昔者嘗學諸師而竊聞聖賢之道蓋取與之際缺君子慎守而不敢越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士無取於人之缺者有賜則受之缺者有賜則受之舍是而受則離乎義也離乎義不得爲君子執事泉布雖足以周人然義不宜以見賜明達雖足以知人然缺賜接教誨之日淺義

不敢以爲知已而愛於缺苟輒受之是忘義也執事所以過聽而加愛者謂頗知義耳謂知義而忘義豈執事見禮之意乎執事方以義合族義聲播於遠邇因加愛於人焉而違乎義恐非執事所缺居也故敢固辭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而欲以爲報尤所不宜然也僕昔之有言者政所歸美於義也言出於義也言出於義故人信而無疑使酬以利人將謂餂乎利而有言非惟僕不敢當恐累執事之高義惟執事圖之多缺

答張廷璧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以爲隱答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爲妄妄過也而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爲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令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凜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僕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爲準則爲甲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

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爲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雅乎劉雪以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吉近味漓乏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未甚充而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木之根而蹯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奧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贍而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澀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

陽剽無所顧忌以爲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爲佞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爲忠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爲之喜而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繪畫以爲古人復生令人慚恨

歸乎庸衆人之域今得元采而後知之所望之兄愛也無以爲報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今以寄元采足下幸一閱之以僕之懷元采以爲教而不怪其爲妄發也五詩中哭許士脩詩最

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者行辭有未妥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末失耳苟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與友人論井田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

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爲舉而
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
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奏談也然每患
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
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
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爲異辭以非之謂不
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賸者也
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
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
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聿爲巢爲窟以相居
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
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
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
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
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
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爲而不可行
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殊紓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
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
人　其端已見矣殊紓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
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

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孤老毋王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固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哽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稽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託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稽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

不同富者之威工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踈矣是殆不然井田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絶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嘗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宣

與黃希范

教頹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已而
自畫安陋而習惰講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
風熾吾兄以敦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
所當知文足以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已之長而下於
少舍已之才而問於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于今之
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唾鄙之者鮮矣而將何
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平於時者必有合乎古異於
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爲俄頃斯須之計而有
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
焉第京府見辟迫趣上道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由千
里遣徒瞻以東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
加容察則可以爲報者尚有俟於他日也

答閿鄉葉教諭論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
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
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實諸泥
塗砆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
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籠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

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已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氷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

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即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劉子傳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嘉第所以道譽僕者太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讓而足下云爾哉足下豈以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

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
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時名太早爲懼僕皆不敢
承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於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
居況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敢出與人交接聞
人相奬許頭面爲之發熱況形之於簡牘耶然足下
非見諛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
愛玉者見白石即以爲玉非不識玉也蔽於愛故不
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
鳳之爲祥自周至今二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所
稱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真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
足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
爲足下言之僕有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
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之以爲儒者未
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
者嚴於疆域斥候使敵不能攻劫可也稍有所論述
愚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毋毀詘萬端要之不足
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羣僧切齒罵之
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況僕何能免哉士之行
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
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

之毀譽耶狗一時之毀譽者衆此道之所由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愈自既完病即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邪足下以宏博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之内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下以爲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發畧陳固陋

答許廷慎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馳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脩德所得所録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

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鉄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絶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悦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慮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太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悦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耶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晁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廷璧

原件短缺

P24

序文慊慊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
豪俊士不可勝數顏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
且若此況二千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
繼而足下歸諸無所肖似之僕其孰肯信之所以久
感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所荅者此也雖然告人以
善者益也譽人而不知其失者惑也僕不佞願爲益
友於足下可乎古謂儗人必於其倫蓋難乎其類也
今謂金與玉爲同則可謂金與石爲同則不可爲其
貴賤之殊也孟子以禹稷顏子爲同道蓋金玉之類
也漢儒以黃憲比顏子是猶石之與金也奚可哉今

況吾兄之教乎茲辱書展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貫
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
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諛譽爲知愛謬爲恭
敬爲盡禮切磨箴規之益蔑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
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
兄乃遺書獨賜誨諭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疑而
不以誠荅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以爲僭夫
人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
接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
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弊獨孟子之爲

異端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之有惟夫七情之發爲物所蔽則或汨其本然之善故聖賢立教使人寡慾養心克已以求仁周子後出又揭而爲圖明太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意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其意以爲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應於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況昔云此心一動則人而獸是周子所謂靜而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此心一動不論當禮與否即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直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理過人遠甚奚獨於是而未思乎殆陽爲弗知以試其耳其雖不足以知道者然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爲未當而厚教焉以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谷胡懷秀才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間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石左民遵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琦脩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奥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覬慕體不待梁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猱猴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宴息危坐或取古書緩

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雷漢默默悟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諧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悦然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及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貺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

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
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
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
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
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
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
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
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
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
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所
疑也以之爲著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
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
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
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
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賢韓相儗烏可當
哉然賈生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
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
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
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隤獲有悔往歎今
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

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駃騠駑蒲梢而逐伏櫪之駕焉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預斬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答王秀才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閔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耶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願欵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荅雅意且與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爲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即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

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叙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群居以生非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脩其五倫六紀天秩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獎始於晉宋齊梁之閒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寔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

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能諧之孚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孚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

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奔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録近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侈靡可喜之論祛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槩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邪

答錢羅二秀才

二君足下其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得二兄書大有所稱儗滋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

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禮者曰儗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儗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絜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貢以揚雄比孟子陸希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揚雄比孔子揚雄以韋

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儗聖賢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蛭河渭之於溝澮也儗之一不當且若是況其何如者而以儗李翔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爲其可哉

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尚少也指蟻蛭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爲過言則笑以爲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況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刻削任理所之欲書即止未嘗專攻于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識者以爲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

昔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詆之揚雄韓愈皆傑然
儒者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其無
古人之實而過得時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
宜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敦譽公而是非當
也宜然而然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
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
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
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其於文雖嘗學焉然
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
賢之道以爲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既
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
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
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
賢之規矩蓋將習之以與其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
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
而傳之乎來世上以不愧乎天中以不怍於心下以
有益於人而後止此其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儗
者非其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
覺流於往僭二兄亮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
已得也

與俞教諭

其以祖母喪伏處墨室將命者至喻以行人蔣君之指致執事之意俾之爲文及視其卷獲悉蔣君家世之盛才志之美且有尊祖反始之心使平居無事雖微執事之屬固願有以贊之今也不幸甫遭大故膺禹摧裂神識荒迷言語動息不復自比於人雖欲強文其言而文奚從生且蔣君之不鄙而有取於區區之文者非果以其能文也蓋以粗習聖賢之禮而不背乎倫紀焉耳方在衰絰之中苟使越禮忘哀飾琢辭說以媚夫人則人將棄之矣而君何取焉雖然

蔣君仕乎朝廷車轍之迹交乎四方今之還也必有時而重至斯境他日倘重至乎斯其或終喪釋服當奉巾帨之文請見于門下惟執事善爲我謝焉

答俞敬德二首

前辱書千餘言愛僕何厚也望僕何尊也而自處則於人不能翕然合亦不能判然離有問而對有呼而又何謙也足下僕所敬自處以謙而遺之厚且尊此宜在所欲答而未果者非不欲答不知所以答也僕

諾非吾類弗面也雖面弗語也是以人喜僕者恒少見憎者恒多足下不惟喜之又過愛之不徒愛之又

過尊之是宜有取於僕也然尋繹足下之言而有取於僕者皆僕之所不取者也足下獨何爲耶自聖賢亡天下不幸離爲三四致義理者得其體爲事功者得其用文辭特其微者耳而致缺極爲尚不可數況其巨者乎僕竊不量其身之無似欲取聖賢而師之上將以不失天之所與次將以推其所與于斯人而患乎未能也足下之所見以爲善而取之者寧在此耶如取其微則今之名家者不爲鮮矣僕不足以累足下足下誠有幸於

問其烏敢默耶多誤

之矣繼此有

其鄙樸簡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然守其愚孑然莫與徒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于時此固流俗之所笑且訕士君子之所不敢自是者也今足下猥加禮貌枉書賜問其熟察書中之言意欲望之以聖賢之道慇懃甚至其矣雖少然握筆伸紙工爲文辭

好豐順長髭言如轉丸步

爲當世所喜者不可　學彼皆自以爲出羣之才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人是已而足下顧以歸諸其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居況

夫足下秉深達之識讜直之論可否於殿陛間其志
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爲心者自宜覩
視一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其此其之所未解也足
下苟取其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有矣未足以
信其之爲人苟取其貌乎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兒
於其哉雖然足下殆取其志也取其志則其嘗妄有
不遜之論矣其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
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即有願學之心每竊
寸紙署　與同輩諸　而拍麾之父兄雖
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
仕宦者不足道以爲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
足爲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
人北遊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
十子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
慨歎以爲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
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
出不得所依歸故不若爾迨今又五六年閱理滋多
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乎至蓋其信道之心篤自
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遺行實用之有成功
非近代虛名者比也其誠信其然故不自放於俗每

興傷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爲言語道政事必曰
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顔閔寢而思者此數君
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
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
無絲毫學者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却避之況大賢魁
儒如曾子子思孟子亘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
一哉足下乃以其爲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
俗將以笑其者笑足下無或惟其笑也孟
子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
庸態然也近有人聞其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惟聲
且欲來瞷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其笑應之
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
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
人爲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
識者見足下應召爭論輒笑足下爲愚此殆與兒輩
之見無異聖天子下詔達郡縣有志者上疏以論天
下利病唐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爲惟此
可歎也有志者行事當洞達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
而始以此而終以此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
付之於天何必較哉某頗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

發齒如痴人然又恐虛名無立久不敢與人往復感
足下之愛且知受書況思有觸於中不能自遏聊攄
意一言五經之說實領至誨雪甚不可出餘候相見
盡談

答俞景文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
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其
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
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見于當時
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
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
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奏賀以爲榮耀至於子
孫猶倚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
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
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因以
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
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
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
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
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

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秖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其非能文者尚以其人則其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計之過而求聞之踈乎且世之風俗漓薄視今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寄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詘與世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人異其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爲見其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況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是下之命其

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于今邪其傳之後世而信
邪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其何敢知焉

答俞子嚴二首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
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文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
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
於心心異於口語諛以相容詭詐以相遇不知古人
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爲何
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
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
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昔於行役而
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
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
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已之
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
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
肯詭隨而爲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
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
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
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

以爲僕告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秋初辱以文見示微察吾兄意氣愿欵似非流俗之
相紿誑者故畧據意可否無所悶惜此朋友之義當
然耳乃承惠書稱僕淳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
非所敢當又以僕知道最早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
聞也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
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
意暢雖戶外鍾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乏藏
書散軼無異書可覽文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
月彌年即忘不省加以賦疎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

道理大意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
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既久不能
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爲肩羔膝卑聲
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
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
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
也今吾兄不特不哂而詆之又從而禮下之至欲屈
已相師一何意見之遠甚哉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
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幼有志於道視顏閔
輩所至以爲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未嘗不思之於

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何足爲吾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脩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已直易易耳況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不得豐禄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爲憂如吾兄者誠不多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尚少進焉苟所憂不已則樂自至矣人還索書屬有客不能多及

與友人

僕怠於爲學而闇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

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褒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盖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踈乎欲遜而不答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嘗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始不同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此言爲學之事以三者爲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怪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脩於已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賤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爲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

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爲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知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係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爲至理何可以詳畧多寡較也故繇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爲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爲擾擾焉發衆異於胸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乎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奇自可乎（疑有誤）其所聞以爲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篤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恥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

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茲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之愚尚將有聞焉況是下輩耶

答金景文

去年蒙賜書以先夫人墓銘爲屬私念執事學行爲人師文章恢恢乎有作者風所交多名士不鄙而有取於不腆之言其言似非偶然者嘗撰銘附上且求指摘蕪謬處見示迄今不聞一言相有於僕將附者不達抑恐僕不能改故掩護其闕而不言耶古道廢壞朋友務以虛辭相諛悅不少欲規切其過輒自疑又恐觸人而詆背議腹毀卒不敢發言此最大弊也僕獨學宜加懍懍而以弗獲聞已過爲懼幸有誹詆以爲不肖人則大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者則小喜之其意固出於見厚豈不喜哉執事篤古好道所存必與時俗人異趣恐尚以衆人處僕而不敢言故復云耳繼今苟有聞望無隱也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黃巖杜清獻公鄙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真可恥矣其敢向人說自以爲是乎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恥者也然古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流俗卑陋而莫之悟亦其所

也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録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歎夫人劬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恒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不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府學赤城志并望見借當令人抄録送還羅先生適縣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鄒諫議浩送董邁逸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及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煩令善書者録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固已獲罪於君子矣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爲可否乎當今文學之士莫不砥礪才器以赴事功或聞此舉大笑其迂也非執事知我安所發吾言耶

谷林嘉猷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荅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也而或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于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祿千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佖佖以慙

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已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絶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誣少或有志斯事謹願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踈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

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
縻之于外而疾疢灾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
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
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
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惜
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
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
學惑則賊已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
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
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
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
人不知已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
辯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
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
本在是也世有知已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
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已者委之畎畝蓬藋
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
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
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
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

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于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家陵重山泝大川涉乎蛟黿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而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奔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子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已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脩已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

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已貴賤
毀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已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
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夫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
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
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
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
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
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
于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
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儗

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與陳敬齋

其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
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子
將以予所言者爲戒以所策者自勵尚堅所守而懋
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沉潛游咏
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
也不淺其靳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斂
衽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
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於人而能自樹

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態悲憤而未嘗釋然于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蔑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怫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歎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楊子雲亦甘夫覆酹詆耳大冶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爲妖也今有人焉談袞冕絺綉之美于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于藜莧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赩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反訾之而目爲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爲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栢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歎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稔烏敢以是言進嗟夫

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爲斯文盟主幸甚

與樓希仁

得西行書勝接面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辯于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聲和而音雅詞切而義明理約而不亂端多而不複聽之使人洒然不倦不能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亂滯澁如醉夢中語或故以蠻音俚說嘲哦嘲噱意使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正類此讀司馬遷史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諸小孫日者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爲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爲之甚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粵間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缺果何人耶足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爲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

揚雄文中子書雖僞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
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爲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
固楚粤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喜足下相知耶一
出口足下幸無笑其吶且憒也

與盧編脩希魯

三月中嘗於河南鄭大參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即扶
疾與二兒裹瘡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
鷄由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閏月一日
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
被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
虎牢崤函潼關之壯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
之故都吊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
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今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
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澁不能
悉見諸詠歌以發胷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初
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絶少生徒數十人聰明
者不二三見又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爽至昏黑
嘵嘵從事授書改課程催如村學舍蒙童師如此而
望道德之脩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恒自愧恐益
無所聞知以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

一念及心腸爲熱流汗沽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爲
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
者大癭垂膺項間十人五而伍初見大駭以爲怪物學
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久居此將亦不免
是病又頻年水灾米與百物皆踴貴在此者八口方
謀耕舍傍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糊飯談聖賢自脩治
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既卒已之頑惰又以化頑
惰者使之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
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
省事者寡言之雖切莫爲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
舉鄉里士人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
於寂寞之際乎因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
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
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怠不敢厭幾歲晚有釜庾
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見所成毛髮已有
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寓乖離之思
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其體其不足至乎君子之
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輩幸以古人自勉以
利時及物爲已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
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

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見便人畧報一二

與陳用中

吾與足下同閭里而始不相知或謂足下好學善記憶但習於俚俗謔語未磨礲以世務禮節耳吾以爲時俗鶩利者多知慕學而好古者難得因與相見久之遂辟置家塾俾訓子弟盖欲引足下於道德之塗進乎善而去乎非僻也一二年果大異夙昔文辭亦蔚然可觀閭里皆以爲然凡遊吾門者莫不樂稱焉及予以朝命教授漢中奔走四方徵召大懼無以誨學者因思戶卞交游久學問有師法勝荒陋鄙儒不知句讀者遠甚欲以文書請爲訓導職或又謂足下好謔不變且不閑飭威儀辭令恐無以取適於上下吾又以爲足下當自能改勵以進乎君子不可以小疵棄也遂舉而不疑已而足下果來而趙君希顏亦自蜀至同爲斯職吾復奉命之蜀及數月而還言者多說足下遺闕甚者謂好夸伐多忌媢酒後發狂以言語侵人予竊駭焉默存諸心未敢形於言也姑時以古人事譬說冀能悔悟遷善及予將之京師足下忽使褻發惡言與希顏悖且自諉甘爲小人而不辭

吾於是爲之大駭行數百里猶驚歎不能釋且自悲
于德薄言行無可則以至於斯也凡人之當爲君子
而不可爲小人雖童昏無識里巷蚩蚩之氓亦知其
宜然蓋有願爲君子而操守不力不幸陷於小人者
矣未有願爲小人而能不爲小人之歸者也使足下
在鄉黨爲小人不過禍一身耳今儼然衣冠爲大郡
師食天子廩祿教士子數十輩不思自激昂悔過正
已以率衆而曰我甘爲小人則此數十輩者何所師
法而爲君子耶足下一爲小人而使此數十輩皆陷
溺焉不亦可悲哉此吾所以駭且歎也且吾數千里
相招者以君子望足下也足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
吾意其非爲升斗之祿也非以一訓導之名可以榮
身與家也蓋亦欲學所未能進所未知以求爲君子
云爾今而不自檢飭肆口放言以侮老成詈同列悖
悖恍恍自矢爲小人足下豈端爲小人而走數千里
爲一訓導哉人心之深微隱窅者不易測識而其大
畧亦易見言温而有理與人交恭遜而下人不妄不
詐不苟取不苟些好學不倦不自夸伐吾雖未能必
其爲君子而必君子之徒也乖戾而好忿疾自以爲
才伐已而侮人言無可愛行無可喜陰詭僻違使人

惡見而厭視雖未必其爲小人而必小人之徒也審斯二者則足下所趨之塗可知矣夫人不亟悟亟改而復寒裳疾趨以小人爲的而復自以爲是譬猶李赤之遭厠鬼面已陋不潔矣而後諱人之言以圖溷爲鈞天帝居吾恐其終不免爲小人也雖然天下學者亦衆矣求如足下之燭義理善記誦於學多所通解豈可多致哉吾安知其遂不改而真爲小人之歸也使遽以小人處足下則予之言不宜出矣念足下有能改之資而欲足下之改也故不能無言足下欲爲君子爲小人皆自今日始其深思之

與郭士淵論文

吾郡之文關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嘆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

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寔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恠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

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
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
輔葦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
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
得即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與舒君

舒君足下其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
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
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
有人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
誦彌日恍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
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
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
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藏之耻以示
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
也遂送至第子籍中由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
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
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
氣昌則辭達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
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

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況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
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
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蕩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煙
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穀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
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
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
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脩蘇
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
之徒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
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

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爲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
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
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脩而人形
妍無則晝夜垂舛而容儀陋劣矣蓋公之文一本乎
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難折辯紆餘反覆雄毅
弧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孤弩皆發觀者
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
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
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又何幸哉足
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譽

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
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奬引
以爲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
之稱以爲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
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
道耳僕性愚憨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
而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
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
淺狹而有作竊窺叙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
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
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花於已披啓
夕秀於未振又曰怵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
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
不取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
蹈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論誦之盡氣率不得其句則不
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爲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
亦不敢虛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
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與錢克温

兩年來不獲承候起居每思巾山之會爲之悵然吾
見雅士當爲造物所佑而亦坎坷如此殆未易識正
以不捷耳僕奉親還謹留此爲別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　學　生陳縝　葉　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序

周禮考次目録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

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畧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踈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厨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

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于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于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于家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二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馬有稻人馬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齒革炭染草葛屨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死陷塲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圃人塲

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遵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虫猛鳥獸蠹物鼃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哲族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

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誣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卑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有王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篆書考正辯僞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汩汩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

至于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正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而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

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
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
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
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
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
聞之

甚命録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
暴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
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已則難以言智
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
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
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勛勞藉之以數百年之
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
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
受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
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
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靡之以權詐
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隕國
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

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二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紛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咨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于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弗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于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

書十卷凡國統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封茲土既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攷論臧否以爲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鋟而傳于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當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而不可解防範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爲之益高江若爲之彌深關門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爲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槩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寬大仁厚之政洽乎夷蠻忠孝慎恭之德聞于四方不怒而羣臣知畏不殺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載之表尚何俟此書以爲鑑抑書之意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必欲垂法于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

民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家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

蜀漢本末序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所蔽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泪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悛人卑陋嵬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

亡嚴霜降而虫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蝀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伻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絶之緒而續之有汎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三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道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

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
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
尊而僭亂詘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
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廣
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
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其可徵
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
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
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
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
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燮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
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
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
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王非爲一國計
也其爲天下計也夫非爲一時計也其爲萬世計也
夫

自警編序

德苟可以爲法不必出乎古也言苟不違乎道不必
見於經也孔子於近世亟稱左丘明而舉周任南人
之言以示學者是曷嘗見諸經而援于古哉時之相

去也不遠則慕之者切從之也必易教莫善於是也三代以下風俗美而賢才多莫東漢與宋若而言行之懿庶幾乎古者惟宋則然而漢不及焉宋季之士嘗輯爲自警編賢王治蜀於經藝之餘覽而甚嘉之編焉爲寛仁之德施焉爲清淨之政充之爲精博之學發之爲雄厚之文既已無愧於宋之大儒矣而心猶歉然若有慕焉而尚以未能化今之士皆若宋之君子爲憾於是徧布是書于天下將與人人共之夫王豈不欲以古聖人之經爲教哉而先之以近世之言行者蓋亦孔子之意也嗚呼觀萬物而知造化之神觀賢才而知國家之政考乎言行而俗之美惡人之賢否可得而見矣聖天子方隆三代之治欲復三代必於宋乎始然則是書之傳於聖化將有助焉豈特多士之幸也哉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脩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韋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既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

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于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于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尚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粹衆人之說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辯志二録已大行于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興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尚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難俾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教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脩學

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
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
教化固王者事也歟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
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繇
宋迨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
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
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爲淳改薄
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敬恭事
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
宋同其盛矣賢士之所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
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鉉時可
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
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
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
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
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
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
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

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隣干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已乎宋敗于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地可汛掃而平黠虜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蹙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鼠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懾雖烏獲

亦投劍而却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讐雪耻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録藏于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于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治蜀德政既脩國内又安羣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之上思有以佐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以佐吾民乎乃命工刻之而摹本以傳且教命臣序其首臣拜手言曰化民厚俗之事非一端其要道惟在乎孝而已以孝教民者豈能家喻而戶說哉其要道在乎率之以身而已若西伯之事王季所謂率之也若有虞之敷五教所謂訓之也率之有未至則訓之有所不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不知所從惟王純孝至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

闕庭祗慎愛敬動必由禮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擴民之衷也既摹邱孝經須于境内茲復繼以此書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說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千里之内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夭折之患矣且臣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太和風雨時若疵癘不作疾疫不興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蓋有以致之而非特方術之效也王濬明聖學德純化孚駿駿乎可與古哲王比烈矣陶含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叙其亦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尚將與斯民同樂之書凡四卷元鄒鉉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於此可見

蒲鞭詩序

天道之災祥不可預推也觀於日月星辰之行則可定焉國祚之舒促不可預稽也觀於處尊位者之德則可徵焉人君者下民之天也嘗亂之貴天之日星也光耀不失其常行度不愆其序天之化工寧有不成者乎傳稱成周卜世之符嘗疑其說類乎巫史及觀詩至麟趾然後知其來命之由在是也夫以子姓宗族之衆仁厚之德皆若麟然至和之所薰蒸大順

之所霑洽所以導迎天命於宴宴之中而固國家之
基祚者可謂盛矣其享年之永不亦宜乎國朝有天
下大建親藩布列海内仁厚如周之公子者蓋不乏
人臣以所見言之若蜀王殿下之德誠曠千載而獨
立配聖哲而無愧者也殿下慈恕寬和出於天性體
道稽古日新于學羣臣有過未嘗有忿疾之容有所
不及專爲掩覆恥形于言叱咤不施鞭朴不加而政
脩事舉仁聞震于遐外每論古人之政遇以苛察強
斷爲能者深以爲非而於寬大篤厚之化欣然有契
于衷嘗取漢劉文饒事製蒲爲鞭以喻意然亦未嘗
用也嗚呼其可謂盛德也已矣會臣承召來朝特以
頒示縉紳聚觀欣嘉歎嗟咸爲歌詩以頌之蓋刑罰
之用貴乎當不貴乎重德盛而善用法者鞭朴之威
過於鈇鉞不善用之雖傷飢肉潰肢體而民無所懲
文饒始爲郡守能以德爲政用薄罰以示辱猶爲福
祿所綏史策所嘉況勢位之尊道德之懿過文饒萬
萬設示辱之具而不用者乎將見一國傳之天下效
之百世師之廉恥之俗興禮義之化流天人之心悅
而子孫黎民受其賜于無窮矣然則是詩之作其亦
周南麟趾之類也夫其亦可爲皇明比隆成周之徵

也夫

宋學士續文粹序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孟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illegible]致人望[illegible]孟子之言不幾於[illegible]乎然事固有支[illegible]而應矣會[illegible]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搴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盖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

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脩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

知受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録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劉楙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王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千遐方絶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槩乎道而宏博深玄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虚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

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采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攘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上之顯聞于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于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違亂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絶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詭濫無實可喜之辭夐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閻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内戴公文亦傳于時閻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

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字正仲樗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先太守文集後序

愚庵先生既卒其孤某摭其遺文爲二十卷將論序之以傳于世辭不勝夫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人以爲私乎親又不果爲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不能述使大章明于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爲過言而不當由千載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照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荀淑以黃憲比顏子王安石以揚雄爲聖賢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

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遽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濟寧千里之內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既五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平時大故垂及猶忻忻不少變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入于心豈以志之得失爲幸不幸哉天未欲俾斯民安其生而復其性尊先生之年不使拯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閔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忘之自弱冠至於服官政不斯須變也嗚呼此豈可以勉強能哉蓋先生之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生之道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仁者也謂先生不足儗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華川集後序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于世天台方孝孺爲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爲若干卷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

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鬱抑其神志使之
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強然後置
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於身尊位崇雖有人刑
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
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
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
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爲尤遠耶不然
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内何先生獨不遇耶先生在
元之季世嘗持所爲入燕都奇其才者比肩立皆莫
之薦困悴而歸今上有天下先生嘗用矣既而出佐
遠郡召入脩元史爲翰林待制旦將用之復出使西
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遣國家遐荒遠攬於
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
者亦衆矣必不爲先生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
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嗇于後厄於一時者未
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矣司馬
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詬者今
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經訓並
傳豈以其遇乎況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自
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

黃文獻公晚自肆爲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余故不論惟推其意且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生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云

蘇大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巧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消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壯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壯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

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其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駾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奥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

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遂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爲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間哉以一日爲久則百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莫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人顧妄相詆訾於其間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重狗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況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脩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廛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

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温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脩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啓以言雖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斷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張彦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驚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峯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

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詐揚雄擬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慤愿模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絶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

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絶詭怪之狀而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絶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全甫以縱橫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黃晉

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
鬱而隆厚伯生頎凝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
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
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
繁多而不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
和毅之質宏奥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
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刻子御風翩然
褰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
代不足儗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
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
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
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
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
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
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
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拘乎同也
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
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
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
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

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爵故混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句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暢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已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其所以不能無感

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及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尚之既沒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窮而信是曷爲而致哉蓋其脩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鳥麒麟言其辨慧則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驥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覩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辨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爲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爲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唾鄙笑侮之者衆矣況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黃憲處布衣無所猷爲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爲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之不可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

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間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當恨弗獲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爲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嘆息贊譽以爲賢者嗚呼一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厚澤施于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所可爲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爲因復於叔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脩漢史者高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爲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人其家以孝義聞于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

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興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艷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興趣極乎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有嗜橘柚柤梨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古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餒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爲詩必以三百篇爲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慎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屬饜焉則得之矣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

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辯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九彙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冊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沉篤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橫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古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余生十

餘年則好爲詩以儷偶爲工富艷爲能又五六年盻肆不羈一操觚頃千餘言可立就取而誦之張綺繡而協塤篪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雖余亦自負以爲材今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慙抑塞而不寧與之所觸欲有所云輒仰觀霄漢竟日不能作一語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蓋知道者若是之難也然亦安敢以爲知也默而求之終夜不寢以察之平心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覽其不可也則又毀焉故余之於詩學之非

不專而獨無盈簡之葉屢書而屢毀愧而不止蓋將
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馬然亦難矣烏傷樓君希仁
同學於太史公摯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予序
嗚呼余豈知詩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修約中
度是非當理將取法乎韓杜之間其務知道而合乎
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以余爲知詩之難則
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
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
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
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期後世之所尚豈君子
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脩矣人必慕其人慕其
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
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
如枚皐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
是爲貴乎越之諸暨有隱君子曰楙公本初君白鹿
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
孔子孟軻爲師教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
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既而邑人尊之既而郡

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辭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叙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于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既皆淪謝而予亦頹然無用於世矣因復于友曰人之自脩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脩德而異其傳世之言而異其行遠此雖聖賢有不能預則善者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于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揚雄没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說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爲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于後世乎

非非子醫書序

非非子既老著書辯黜昔之論醫者其說以爲雖扁鵲復生不易吾言信乎非非子有志也道術之傳豈

有古今哉智者知之衆人惑之今與古皆然也由衆人而視智者雖同時猶莫能及況古人乎由智者而視才之用者則今與古何相遠之有古之言未必皆善今之言未必皆非後乎千百載未必無善於今之人者也顧智者知之耳孔子聖人也聖人之言固不敢及與聖人並時今人豈無過之者乎故道惟視善與否今古不足論也學者之患在乎慕古而不知道聞其出於古則以爲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於今則以爲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實學者之過也余嘗以爲秦以下言治道者漢之賈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贄宋范仲淹司馬光皆近時抹俗之論耳比之三代聖賢臣世範民之政豈特不及其垣墻哉其可謂議者蓋衆矣每欲爲一書明先王之意以正流俗之失懼人謂吾爲僭也卒未敢爲而非非子之於醫獨不顧舉世之惑指斥其所尊信而不疑非果有志者其能然乎醫術余雖不足以應之若非非子之志其過於余也遠矣然余聞之聖人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醫也此醫之大者也漢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當無事之時流涕痛哭以爲痱腫跌盭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間果驗此以何術

預知之乎誼之策雖不即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以用之否乎使聖人生漢之初必能制其本疾必無自而發矣不知聖人用何道已天下之疾也非非子多才能而善論大事語多驚人尚取賈誼以下之言定其是非著其方書俾疾病者可按書而治則余將謂非非子果有志者也果不可以今古論也

應天府鄉試小録序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既昭大敷文治閔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聚俊戈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于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于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探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于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于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平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於朝群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于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于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事通判王子脩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

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慶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扳
其絶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
傳于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其
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
士之升以科目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
蓋皆階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
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
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于
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鎮行乎藩
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
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
爲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馬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
士自居嗚呼其尚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録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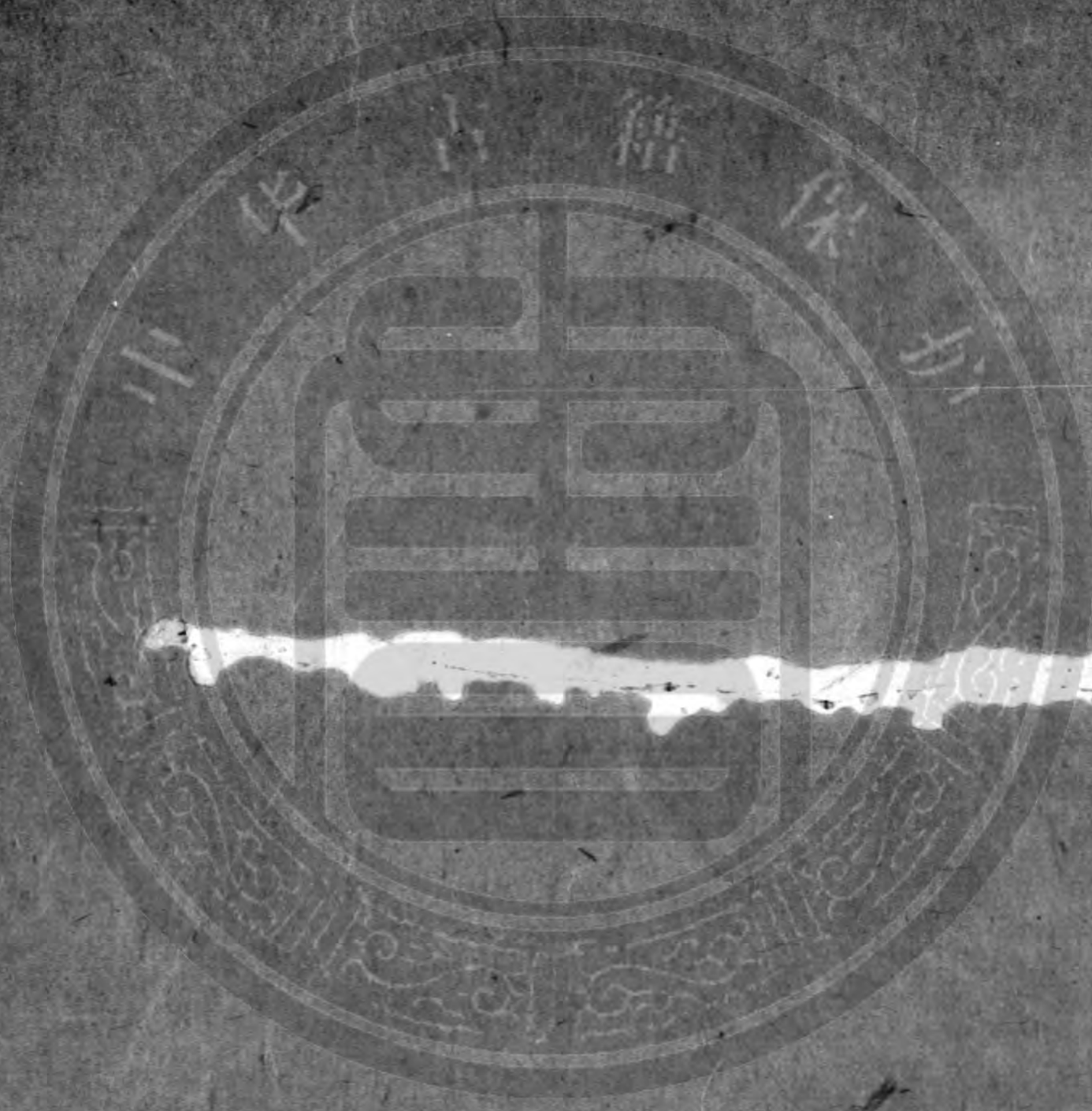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
區奥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
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
之所由興不言其它而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
多士生此皇國夫四海亦廣矣千載亦遠矣賢士君
子奚爲獨出於文王之時而聚于其國哉蓋國家之

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錫之以賢才賢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舉國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也聖天子有天下群士景從海宇晏寧然聖心猶以爲未也大設學以陶鈞士類而牧之以科舉每三歲天下大比洪武丙子京府當試太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拔者皆時之耆俊而其之昏陋亦忝預焉既試而閱其文通古今識正道者彬彬以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爲今歲士盛於往昔宜循舊比請于朝以定去留詔定其數三百於是縉紳相賀以爲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將錄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自唐以降夷狄橫中國微至五代而極宋興以太祖之雄而不能攘契丹宇內不完中葉遂割爲三至於元而又蒸民脩人紀者莫之能先也天道報施用錫萬年之極聖人奉天明命汛掃萬方彌天際海罔不臣順行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間雖前聖之粒作賢才之盛於斯時夫豈偶然哉聖人之心上與天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聖心所屬雖非恒人之所及知然豈無所望於多士者乎爲士者幸生乎今其必識天命之當然知其生之不偶然而效所知竭所能

以輔安宗社黎民於無窮如成周多士爲邦家之基斯善矣苟不能然而謂科舉之學爲已足不思其遠且大者姑食焉而怠其事吾恐有愧於古人矣豈所望於盛時之士也哉

京闈小録後序

皇帝既即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瞻盥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爲崇文祗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悦皆思自奮以進庸于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大學暨畿內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涖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巳巳而畢屏無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

今高皇帝再憲于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上競勸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于太和以傳祚于無窮詎不盛哉械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毋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終